



刊头题字 杜大江

金谷满园广告公司 协 办
曙光电影院
第壹百贰拾贰期

不老村
Long Life Village
纯天然麦饭石矿泉水
电话: 010-69031588
13311537379
来自密云
深山的好水

得山水清气 极天地壮观

——创作随笔 杜大江



中国画·浪花



杜大江,1966年5月11日生,湖北宜昌人。1989年拜周韶华先生为师。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周韶华工作室画家、中国长城画院画家,北京谷泉书画院、三峡画院特约画家。

我出生在长江西陵峡畔,从小便有一份我的三峡。三峡应当隽永,在我的身体里,峡江那惊涛拍岸的涛声,一刻不停地撞击着我的心胸;峡江是粗犷的,那奔涌的江水,那刀削斧劈般的崖壁和峥嵘岩石,更有那纤夫用血泪勒成的纤痕,无不露出野性的真性。群山万壑,大江奔腾,三峡自古就是诗的海洋、画的长廊。李白、杜甫、高适、岑参、苏轼、陆游、黄庭坚——一连串的诗人铭刻在三峡的崖壁上。

三峡有大美,司空图赫赫有名的《二十四诗品》将中国古诗按照美学风格分为二十四种情境,其中“劲健”一派中有“巫峡千寻,走云连风”的诗句,这说明三峡已成为一种符号,深入中国人的美学观念中了。

在三峡我对地平线的概念是模糊的,在不起雾的日子,只有那奔涌的江水尽头似乎就是天际的地平线。

三峡如今已是声名大噪,而且已是旧貌换新颜;高峡平湖的形成彻底改变了长江的文化内涵。郦道元再也写不出“两岸连山,略无阙处,重岩叠嶂,隐天蔽



中国画·金秋

日,自非亭午时分,不见曦月”的佳句。杜甫也不会有“风急天高猿啸哀,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的感怀。

三峡承担悲壮,承担的是崇

高的精神力量。三峡的烟云供养,我用带着三峡气味的身体和灵魂,主宰画笔,抒写着雄浑与苍茫的意境;山水画不等于风景画。乱石穿空、惊涛拍岸的长江三峡,曾是一代代文人墨客为之倾心的形胜之地,是长江文化源流最光彩照人的一段。世移时移,屈原归去、李白不复,沿岸的城镇早已人去楼空,永沉江底。四百里三峡,无峰不雄,你最能深刻地体会华夏文明中所蕴涵的审美取向:山之雄奇豪放,水之奔涌激荡,云之横空游弋。与黄河文明比起来,长江文明的特质最重要的是:人文的、开放的、多元的、感性的。三峡的山水早已面目全非,早期的影像和写生也只能引导你进入梦境,对三峡唯有内心的刻画,抒写那生命不堪承担而又勇于承担的重量。

中国美术在世界美术史上我相信曾经是有重要地位的,但是,为何明、清以后的水墨变成大宗,而为何原来的重彩却鲜有人涉足了呢?三峡或其它任何一个地方,谁说它就只有黑白二色呢?我不刻意表现水墨,往往是根据画面的需要,或水墨或重彩,一切形式和内容都服务于我的艺术构思。三峡在成为记忆以前,我也画了一些唯美的风景,但现在在更多的表现它悲壮的文化内涵。

一个由三峡变成的人,才能真正体会三峡的神韵。我画三峡,史诗中的三峡,旨在表现三峡精神——激流勇进、浩浩荡荡、冲破险阻、开拓前进。



中国画·金色三峡

一直在路上的思想者

——王雄熙 康小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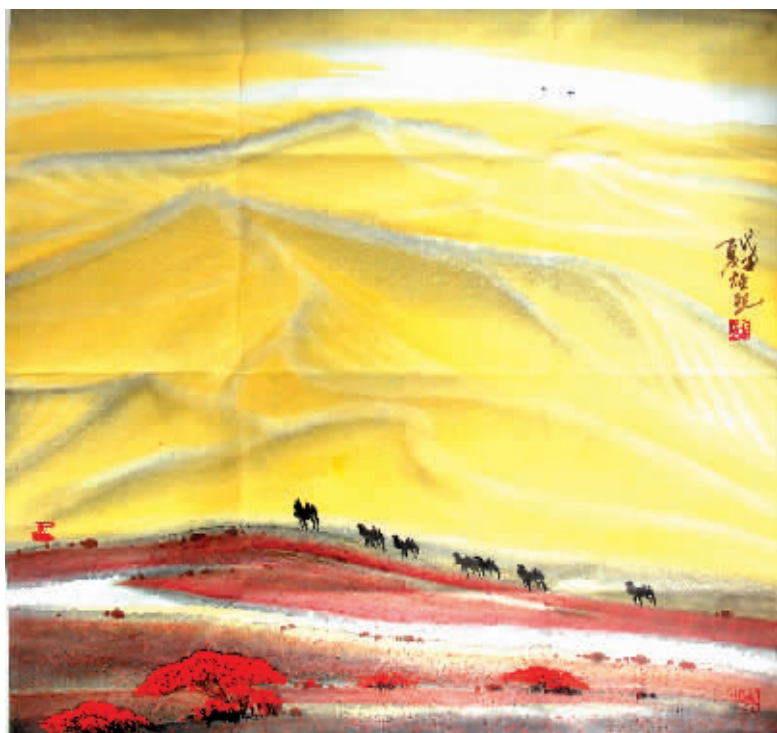


王雄熙,1965年生于甘肃泰安,1988年毕业于天水师范学院艺术学院。2000年结业于全国第二届国画家高研班,2008年结业于中国国家画院周韶华工作室研修班。现为:中国长城书画院画家;北京中国书画院画家;周韶华艺术工作室2008精英班展览部部长;天水中国书画研究院院长。

王雄熙的艺术,有着丰饶多样的风格,他一方面沉醉于传统艺术的魅力,一方面清醒地看到现代文化对古老传统强有力的冲击与反叛,难以化解而以一种丰饶的状态呈现出来,在两者之间寻找突围的方式,这种文化感情上的抉择,构筑了王雄熙艺术性灵的核心,他的全部风格都是由此出发并伸展的。

西部高原有着独特的面貌和诱惑力,很多艺术家一再地表现它的风土人情,从微观到宏观,从具象到意象,到抽象,不一而足。王雄熙着力于西部山水的雄浑苍凉。他的画激情奔溢,走笔如飞,狂扫漫卷,水和墨在他的激情里奔跑溢散,俨然一种无限风光任我掌控的王者风范,既狂且狷!既是他的艺术风格,又是西部山水特有的气质与风范。他也参禅静修般的绘画,气定神闲,一个笔触,一个笔触,一点,一点,一层,一层,积淀,文火慢炖,滋味越来越醇香!一幅画,个把月,一场佛家的大修行了。

无论是在王雄熙粗犷豪放的劲歌中还是在他的参禅静修中,都能体悟到西部大山大川的千万年来未曾打破的寂然,体悟到一种丰碑似的伟大的静穆,在时间和空间上双重的无尽的寂寥,静得可以听到古堡上窑洞人家晒太阳、晾辣椒的私语;静得可以听到大漠中穿行的驼队厚厚的蹄掌扬起沙尘的“喇喇”声;甚至高原上牦牛沉重的鼻息呼呼。动静结合,动寓于静,静纳万动,静里暗流涌动——漂泊——没有静止。从农村漂泊到城市,寻求一种身份的认同,寻找一个自己的日渐清晰却又瞬间朦胧的理想;从城市漂泊到农村,寻找人化环境中那份久违了的自然风韵,朝圣灵感诞生的渊数;在天水和北京,两点一线,不断穿梭,也在更大的范围编制一张网络,四处游走,辛苦并幸福着,痛并快乐着,我们在羡慕他的成就,他在体验经历的痛,并享受我们的崇拜;从故乡到异乡,异乡



中国画·沙漠之舟

再变为故乡,那最初的血地,最早故土,却已不再是儿时的景致,早已面目全非,那片血地,那古堡上的窑洞,王雄熙以及王雄熙们,再也回不去了……一轮明月,几棵老树,浓重的剪影,是乡村夜晚窗棂上极普通的景致,如今衍化为“静夜思”,望月,思乡,挥之不去的乡思!不仅是对故乡的乡思,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乡思。故乡衍变为异乡,心痛,却无可奈何……又或者,是些许欣慰的,是向理想之境的必要变迁?!

是啊,这是一种双重含义的变迁,于情感,于风格。王雄熙有着多样的创作风格。或者,视中国绘画艺术传统为故友,重视笔墨意趣,以一种相对老成的构图、渲染的方式,层层积淀,以干旱贫瘠的土地、山石、老树,共同组合为苦涩的情调与悲凉粗犷的诗意以及一种静穆的坚韧;或者,将传统艺术中视为未技的肌理效果应用到创作中,水色渲染沉淀,晕染渗化,水渍积淀,却是妙手偶得之,别有天成的风流韵味。西部山川的坚硬

稍稍软化,苍而润,因而有些“灵山秀色,空水氤氲”的南国景致的味道了。不同风格的展示,变迁,就是故乡——异

乡——故乡……之间不断的衍变更替。在王雄熙的山水之间,展现着他悠远的回忆,纯真的情感,也记录着他的挣扎与彷徨。他没有极端的、狂热的崇拜与神化,没有一边倒的五体投地的

痴迷与顶礼膜拜,在两个点上都没有,没有以简单粗暴野蛮的方式消灭传统的权威,也没有棒吓骂骂侮辱水墨实验、时代语言,他以一种广博的、文化宽容的心态来包涵文化的传承、变迁、交流,并择其赏之,探索性地将其融会于自己的创作。莱维·斯特劳斯特说:“每一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养,但它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。如果没有这种抵抗,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去交流。”王雄熙正是这种态度的践行者。是的,我们不需要盲目崇拜,奴才婢颜,也不需要飞扬跋扈,惟我独尊。在世界越来越多元,各种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越来越频繁的大背景之下,我们需要有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博大胸怀,这种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理解的态度,也许是我们唯一理智的选择。

王雄熙细致的为我讲解他的一幅画《夜行者》——我原以为是单纯的山水,山水中点缀了一个人物,不曾想在细密的笔触中,潜藏着他的心机。一座山,一只狗,一盏灯火,一位山民行走在山间小路上,路,时有,时无,时断,时续,群山中,一个小土包,几棵松柏——坟茔。这件作品,抒发了人类最普遍的感情——孤独、寂寥,天才的寂寥,普通人的孤独,整个人类的孤独。这幅画引发观者的思考,也让我们动容,感同身受。茫茫天地

间,一个孤独的身影,夜行者,是山民;更是他,王雄熙;也是每一个探路者的身影;是你,是我……

王雄熙,一次次不断出发,一直在路上的思想者!



中国画·春晚绿野秀



中国画·岁月

中国画·秋山无语